八編類纂

五十六

將類

苦七十七

加3
1717
77-36

1加3
門
統 1717
卷
77-81

左編

將類　分鎮

東漢吳漢　四川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
宋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
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
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
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
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

式得儒士此基亦不浪

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軍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大漢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敕諸郡不肯應召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擒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彌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肯寧分兵與人邪及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

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擄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

初躬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奏圖書上尊號光武卽位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惟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拔掠羣盜勝不

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軍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盖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時南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南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十一年

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荊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將南陽兵及馳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述將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

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其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

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君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軍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

漢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常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

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二十年漢

病薦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

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謚曰忠侯

魏鄧艾

以田功起手

時人笑之司馬奇之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

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

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

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

太尉司馬懿懿奇之辟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

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

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積

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

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

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

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

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

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

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

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

而不克矣懿善之事乃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

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
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衆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
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
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
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
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
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
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
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
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

江統從戎之策

并爲一部文上言曰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吏誘
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羈于
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重則
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
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
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
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
恥之教塞奸究之路大將軍司馬師新輔政多納用
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父已死遣
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

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於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卹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恪歸果見誅遷充州刺史高貴鄉公卽位進封方城亭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堤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趨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趨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師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級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

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灄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劒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劒閣西百里，去城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列陳待艾，艾遣子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下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

覩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擄掠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縣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爾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爾有識者笑之艾言司馬師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師使監軍衛瓘僉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

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實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鍾會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已結詔書檻車徵艾以衛瓘監軍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緜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初艾當伐蜀憂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緩鄧鄧曰按易封山上有水曰蹇蹇蹶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撫然不樂

蜀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州辟爲從事以父冏昔爲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諸功曹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

上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恩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

壯哉惜不生於漢武之世

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卒夏維

費禕裁制未嘗不是

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以西亦騷動不寧維

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行後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亡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

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
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日重開鎮守以捍之有事
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
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
軍並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
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
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
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
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內右
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

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
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
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
自致敕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
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
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
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
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
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傳僉格鬬而
死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

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襲厥合皆還保歙
閣以自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
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
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
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
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
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
東入吳或聞欲南走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以
審虛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
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

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
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搆鄧艾艾
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維知會有異
志欲搆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
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
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
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
懽甚艾既就禽遂決意謀反欲使維爲前驅自將隨
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浮渭入
河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

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遺詔使
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
閉諸曹屋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
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
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
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懸
烈獨坐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紿語親兵
及疏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梏數千欲悉呼外
兵梏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偏淵遂率其父兵出
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

首尾只是據地險

須稽山諸陵圖

士相得斬會及維死喪狼籍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宋吳玠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父葬永洛城因徙焉少
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
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隊將從討
方臘破之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
斬首百四十級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略
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爲前鋒進據清溪
嶺逆擊大破之追犇三十里金人始有憚意權涇原
路兵馬都監三年宣撫使張浚巡關陝參議軍事劉

子羽誦玠兄弟才勇俊與玠語大悅即授統制弟璘掌帳前親兵尋以爲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統制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

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得合

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此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電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入也玠

與弟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
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
忠義將士感泣願爲用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
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婁宿死兀术會諸道兵
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實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
渭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遏勁弓強
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
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
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术中
矢僅以身免亟剃其鬚髯而遁張浚承制以玠爲

鎮西軍節度使璘爲涇原路馬度軍副總管兀术既
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撒離喝爲陝西經略使屯
鳳翔與玠相持二年命玠兼宣撫司都統制節制興
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
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彦琪駐
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
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
長驅趣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令田晟守饒風關
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
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

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叛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闞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退保西縣子羽退保三泉縣撤離閣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二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乃間道會于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欲務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鳳翔子羽玠謀邀于武林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饋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因出師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援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

玠得先着

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克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郍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术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玠使人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退者斬。

敵不得合而我合

金分軍爲二。兀术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顧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兵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

以下皆攜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陞定國軍承宣使六年兼營田大使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及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遷四川宣撫使玠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雖爲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恐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益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益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

刺客魔京

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徵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追封涪王玠素不爲威儀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寃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某所以屢出者爲此也幕客乃服

宋吳璘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褒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宣撫司事至河池璘見之

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爾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運斷絕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特和廢仙人關於是世將抗奏謂當外固歡和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兵官賀仔諜知撤離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爲伐謀之備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世將尋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撤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儒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渥之涇原命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將拒千石壁砦敗之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援之獲三將

及女眞百十有七人與金統軍胡盞戰剡家灣敗之
復秦州及陝右諸郡胡盞習不祝二酋老於兵據險
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
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
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使及
王彥銜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王嶺寂
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
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
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
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

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世將浩歎
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
之也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爲將
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年
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
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
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
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
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
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

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赴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發增損之不同。則係手臨機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窃憂之。剛中不以爲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四川宣撫使吳璘遣中軍統制杜寔傳令於興州防禦使向起。利州兵馬鈐轄吳挺。及保寧軍節度使姚仲。其略曰。軍行並促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稼。勿毀民財。逮敵欲戰。必成列爲陣。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陣約一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陣。即全軍俱發。或敵兵距約百步。令平射弓兵起立用箭約射。如初。然後全陣俱發。或敵立直犯拒馬。令甲軍搶手。爇依拒馬枕槍擐刺。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眞。及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鬬。其有以僞地兵首領。僞爲女眞金人首級冒賞者。罪亦如之。先

是遣杜寔示陣式于諸將以步軍爲陣心爲左右翅翼馬軍爲左右肋拒馬環于左右肋之内以衛步軍以一陣約計之主管陣敵制一統領四主陣掇發各以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馬多寡陣兵二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陣之内者一千二百有七爲陣心者一千有六甲軍搶手五百有三射弓手二百有二輿柜馬者二百居陣外分兩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陣將官二百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一百六十有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外都爲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二將官二訓練

一管隊十隊兵乘騎者二百四十八右肋亦如之雖其間有貼掇輔陣增益之不同而大略可以見矣

宋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攜客人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陞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塲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冗序之爲嘈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

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金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四川安撫制置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邊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上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

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遣謝之播州冉氏兄弟璡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剌入即出見之與分延抗禮賓館之玠久欲誅王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

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令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隸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

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一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价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

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
失父母玠之治蜀也在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
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
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
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
闇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箋
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進退遂來
讒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
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世安拒命玠
威名頓挫齎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
義遵論改師忠歷大理寺丞爲賈似道所殺
元來阿八赤寧夏人父木速忽里歸太祖遐居宿衛
憲宗卽位大舉伐宋攻釣魚山命諸將議進取之計
木速忽里言於帝曰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
附者巴江以下數十州而已地削勢弱兵糧皆仰給
東南故死守以抗我師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藩
屏皆新築之城依險爲固若頓兵堅城之下未見其
利曷若城二城之間選銳卒五萬命宿將守之與成
都舊兵相出入不時擾之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
乘新集之銳用降人爲鄉導水陸東下破忠浩萬夔

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涸、瞿唐三峽不日可下、出荆楚與鄂州渡江諸軍合勢如此、則東南之事、一舉可定、其上流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即走矣諸將曰攻城則功在頃刻反以其言爲迂卒不用世祖即位問川蜀之事阿八赤歷陳始末誦其父前所言以對世祖撫掌曰當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乎。二十二年皇子鎮南王征交阯授湖廣等處中書省右丞領中衛親軍千人翊導皇子至思明州賊阻險拒守於是選精銳與賊戰于女兒關斬馘萬計餘兵棄關走於是大軍深入進至交州陳日烜空其城而遁阿八赤曰賊棄巢穴而匿山海者意待吾之散而乘之耳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瘴癘作賊弗就擒吾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侵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屢遣使約降欲以賂緩我師諸將皆信其說且修城以居而待其至久之軍乏食日烜不降擁衆據竹洞安邦海口阿八赤率兵往攻之屢與賊遇晝夜迎戰賊兵敗遁會將士多疫不能進而諸蠻復叛所得關阨皆失守乃議班師選諸軍步騎命先啟行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高險射毒矢將士裹瘡以戰諸軍護皇子出賊境

阿八赤中毒矢三首項股皆腫遂卒

元拖雷

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太宗伐金拖雷帥師以從鳳翔既下有降人李昌國者言金主遷汴。所恃者黃河潼關之險爾。若出寶雞。入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金人聞之。寧不謂我從天而下乎。拖雷然之言於太宗太宗大喜語諸王大臣曰昔太祖嘗有志此舉今拖雷能言之眞賽因也（賽因猶華言大好云）遂大發兵太宗以中軍自碗子城南下渡河由洛陽進幹陳那顏以左軍由濟南進而拖雷總右軍自鳳翔渡渭水過寶雞入小潼涉宋人之境沿漢水而下期以明年春俱會于汴遣使詣宋假道且約合兵宋殺使者拖雷大怒曰彼昔遣苟夢玉來通妖遽自食言背盟乎乃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進襲四川陷閬州過南部而還遂由金取房前鋒三千人破金兵二十餘萬于武當山趨均州乘騎浮渡漢水遂敗金大將合達于鄧州之西從太宗收定河南諸郡由中渡入眞定過北口住夏于官山薨子十一人長憲宗次四則世祖也憲宗立追謚曰英武皇帝廟號睿宗

八編類纂卷之三百五

左編

將類　分鎮

後周于謹　潮廣

于謹字思敬沈深有識量器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爲援大行臺討之夙聞謹名辟爲僚曹參軍事從軍北代蠕蠕逃出塞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

叢薄間遣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衆賊望見雖疑有
伏恃衆不以爲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騎馬一紫一
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
謹爭逐之乃使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正光
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爲長流參軍謹請
馳往喻賊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
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
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嶺迎接之謹曰扳陵兵衆不
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則難與
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
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扳陵果來要擊破也列
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
河之衆後從爾未天光與高歡戰於韓陵山天光敗
謹遂入關宇文泰臨夏州以謹爲夏州長史及賀拔
岳被害泰赴平涼謹言於泰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
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
洛逼迫羣兇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
一時也泰大悅會有敕追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
都關中策苤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於
路左高歡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

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高歡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及疾景欵附請兵爲援謹諫以爲景情難測泰不聽尋率兵鎮潼關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泰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及宇文泰死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衆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僚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辭謹既宇文泰等卑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卒年七十六謚曰文

宋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圍山父宗政時爲趙方將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理宗即位初宗

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紹定四年爲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三軍六年元將那顏傣盞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時爲金盡力欲迎守緒人蜀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其土地任其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是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襲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清等擒王子山砦讓帳軍酋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帥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檄截西路一軍圍訖石烈一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僇山積餘逸去者復爲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少萬

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
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琪召儀曰此
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曰晉德
與花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行
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軍榜以往琪從之
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即日以書乞降
德復請琪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琪令
作栲栳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
酒皆醉飽歌舞琪料武仙將上岾山絕頂窺伺令樊
文彬詰曰奪岾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

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
枕藉厓谷山爲之赬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
暮琪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
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琪曰進兵不可緩夜漏
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霽食
敔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琪曰此雪夜
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
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
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
軍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

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
兵遣宣撫王樾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珙珙請以二
萬人行因命珙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眞陽橫山
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郤走追至高黃陂斬首
千二百級元將倂盞遣其酋三人來迓珙與射獵割
鮮而飲馳入其帳倂盞喜約爲兄弟酌馬湩飲之金
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
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
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珙與倂盞約南北軍無相犯決
堰水布虎落倂盞遣萬戶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

金人鈎二卒以往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
柔以出撥發官宋榮不肯將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
猶杖之黎明珙進逼石橋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珙
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
圜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翌日命諸將奪柴
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
相盡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
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
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
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

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洄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珙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殿前右副點檢溫瑣傑之城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厭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韃敗鼓皆糜爇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啟軍金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已酉珙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萬衆競登大戰城上殺其元帥兀林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開招倘溫入江海執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寘小寶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烟燄未絕珙與倘溫分守緒骨得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擢建康府都統制制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禀議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寛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胄之

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
州三年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
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元兵攻蘄州珙
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荆門郢守將皆委郡去江
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
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
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
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
萬壽熙元年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大將忒沒解入
漢陽境大將口溫不花入淮甸蘄舒光守臣以州降
合三郡攻黃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
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遛者
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珙金盤
珙益以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
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升制置使兼知岳州廼
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復郢州荆門軍屬以捷
聞三年春正月復信陽軍遂復襄陽初詔珙收復京
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饟得荆門然後可以
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奏
略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

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鄧歸順人隸焉。庚寅諜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闖江。珙密遣將拒敵。又遣兵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邊。元兵度萬

州湖灘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二層。乞祈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澧爲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人往辰沅靖三州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諜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撓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

制拜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珙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黎守閻師古言大理國請道黎雅入貢珙報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川蜀邻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秔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淳祐二年淮東受兵樞密俾珙應援遣將師精兵四千赴之諜知京兆府也可那廷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鶻嶺關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鄖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檄劉全賚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襄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元兵至瀘珙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

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撟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即渡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五年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遞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詔以兵五千援淮。珙使張漢英帥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

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紓闕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元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荊門以戰珙先期諜知達于樞密檄兩淮爲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書爲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庚午也長人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甍

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諡忠襄

魏張遼

張遼雁門馬邑人也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爲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

不力戰遼欲挑與語黨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稀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出入稀家拜妻子稀歡喜隨詣操操遣稀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故也從征袁尚於柳城卒于虜遇遼勸操戰氣甚奮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盖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潞山潞山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夫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操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

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
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
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
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
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
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
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
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
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
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
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
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扳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
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
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
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操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
二十一年、操復征孫權、到合肥、尋行遼戰處、歡息者
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南羽圍、曹仁于
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
破關羽、仁圍解、遼與操會摩陂、遼軍至、操乘輦出勞
之、還屯陳郡、卒謚曰剛侯、文典追念遼典在合肥之

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突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吳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與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及渡江擊秣陵轉下湖孰二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徽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疋、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復進尋陽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五

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曹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内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與不迎操見同

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疾卽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時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散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

上建牙旗先書報操欺以欲降又預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項之烟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躡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士吏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儁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荆州牧治公安備諸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

備豈玩好可娛者

大雄須自有豈爲權用

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衂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數陵悔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吳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餧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梭尉袁雄自首承間爲言策召見奇之引至左右數歲鄧

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賂貲爲兵作絳衣行勝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者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因急使使請救諸將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月守也又說瑜分以兵少不足分、蒙謂周瑜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卽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京撫定荆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遂拜蒙母結交而別、初權謂蒙曰、卿今當權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臘以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

從學問中來

禮記左傳國語、惟未讀周易、自治事以來、日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魯肅遇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括目相待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作塢諸將言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曹操不能下而退操遣朱光爲廬江大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

時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鄱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鄱道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

猶牛蹄中魚冀賴汀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敕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報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卽

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與關羽分土接境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艫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爲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舉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按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

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忿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卽父子俱獲荆州遂定卒年四十二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爲牋疏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邪於是用之甘寧龐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鬬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卽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

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辯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不拾遺其法亦美也

吳陸遜

陸遜吳人也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英雄基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士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愁擾所在遜復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德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

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爲敵、且已據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膳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用律行師、小與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捲、共奬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蓁、操滑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

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所復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
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
公安南郡關羽就擒以遜領宜都太守諸城長吏及
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被附是歲建
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
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韓當徐盛
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
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
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
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
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
諸君擊班者以備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
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之非徒損一郡之
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
穴而敢自送死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
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威
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
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念諸將並
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衛持經七八
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

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特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術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扳之一爾勢成遍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吳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銚鐙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劒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權戰陸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望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

稱能恐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離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討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等各競表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以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奸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孫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民不一旅而開大

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輯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養育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諫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蔣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慮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臘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聞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

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

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逯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程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逯。逯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邀營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攜。逯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留宿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逯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逯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逯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逯。逯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逯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

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

左編

將類　分鎮

晉羊祜　南直隸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九世並以清德聞。祜蔡邕外孫也。司馬昭爲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高貴卿公在位。以少帝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鍾會有寵而忌祜。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帝代魏。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

軍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荆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成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桼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稍出矣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鍾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

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說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祐豈酖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

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初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艦爲順流之計。祐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

味其言語是三代以上人氣象

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有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

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戈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烏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劒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後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

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内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内、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進、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大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

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女夫嘗勸祐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祐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客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祐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祐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此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祐寢疾求入朝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代之盛孰如含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臥護諸將祐曰取吳

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無子以兄子爲嗣封鉅平侯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髮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初司馬昭卒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魯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爲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爲但有父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乃止荊州人爲祜諱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祜卒二歲而吳平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策告祜廟

吳陸抗

陸抗父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累遷鎮軍將軍遜皓即位建衡二年拜抗都督西陵諸軍事鎮樂鄉

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徑赴西陵勑諸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此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敝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姑待之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道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克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于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竟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戰士

父子皆以爲念

歡心三年夏疾病上疏云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外禦強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妾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諸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

晉杜預

杜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將樊顯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赴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乘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軍而入歆不

覺直至帳下虜款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赴之既平上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皓頭預後生送皓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赴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幷強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矣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瘦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頸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平盡捕殺之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湼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刋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

道唯沔漢遠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晉謝玄

謝玄字幼度少頴悟爲叔父安所器重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掾共禮重之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常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召還爲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逸於彭城玄率將軍何謙等次于泗口欲遣間使報逸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

攻其必救

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符融慕容暐張蚝符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楊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

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時秦兵逼淝水而陣、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軍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

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玄琰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餘衆免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固辭不受、既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

龔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城、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率、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土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王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良、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龔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不告饑、玄饋丕米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怙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

徐兗青司冀幽幷七州軍事卒於官

後周賀若敦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爲部落大人魏獻文時入國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濫江路遂斷糧援旣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卽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趍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旣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餽餉及亡奔瑱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慮其詐或謂曰舍我百里當爲汝去瑱等遂留船

於是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之非詐勒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累遷中州刺州鎮函谷敦特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隋文帝篡位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熲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欣然以爲

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元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酹酒呪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尅定三吳公之功也加位上柱國又賜陳叔寶妹爲妾平陳後六年弼撰其畫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

屯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濆內、陳人覘以爲內國無船、其四、積葦荻於揚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桔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尅、其七、臣奉勅兵、以義舉、及乎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勅書、命別道宣諭、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

宋曹彬

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讌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召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故疎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共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乾祐二年冬、代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政、部下漁奪無

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搆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受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太宗即位加同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彦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吾今欲北征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狐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從征太原加兼侍中爲彌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彦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

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等以
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
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
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
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
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
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及退軍以援芻粟失
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
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
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

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逾
起彬不得已及復裹糧再往攻琢州契丹大衆當前
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
所躡而敗彬等至詔鞫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
中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
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真宗即位召
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趨駕臨問手爲和藥仍
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才
氣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
如瑋甕年六十九謚武惠詔彬與趙普配享太祖廟

延彬討蜀初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乃許朝謁

元阿里海牙 湖廣

元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爲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果聰辯有膽略。家貧。嘗躬耕。舍耒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畎畝乎。去。求其國書讀之。逾月又棄去。用薦者得事世祖于潛邸。世祖即位。漸見擢用。由左右司郎中遷參議中書省事。至元二年立中路行中書省進僉河南行省事。五年命與元帥阿术劉整取襄陽。始帝遣諸將命毋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宋兵入援者皆敗去。然城中糧儲多。圍五年終不下。九年二月破樊城外郭。其將復閉內城守。阿里海牙以爲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帝始報可。會有西域人亦思馬獻新礮法。因以其人來軍中。十年正月爲礮攻樊。破之。先是宋

兵爲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既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劉整欲立碎其城執呂文煥以快其意阿里海牙獨不欲攻乃身至城下與文煥訣曰君以孤軍城守者數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則尊官厚祿可必得決不殺汝也文煥狐疑未決又折矢與之誓如是者數四文煥感而出降遂與入朝帝以文煥爲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麾使襄漢大都督阿里海牙行荆湖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奏曰襄陽自昔用武之地也今天助順而克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平章阿术亦贊其說帝命丞相史天澤議之天澤曰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者一人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帝曰伯顏可乃大徵兵拜伯顏爲行中書左丞相阿术爲平章阿里海牙進行省右丞十一年九月會師襄陽遂破鄂州及沙洋新城十二月師出沙蕪口宋制置夏貴守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磯堡貴趨援之阿术遂以兵西渡青山磯宋都統程鵬飛迎戰敗之江中會貴兵亦敗走廬州宣撫朱禩孫夜遁還江陵知鄂州張宴然以城降鵬飛

以本軍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山帶江。江南之要區也。且兵糧皆備。今蜀江陵嶽鄂皆未下。不以一大將鎮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乃以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而與阿术將大兵以東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恐懼無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進徇江陵十二年春三月與安撫高世傑兵遇巴陵命將擣其中堅率諸翼兵左右夾之世傑敗走追降之于桃花灘遂下嶽州四月至沙市城不下縱人攻之沙市立破宣撫朱禩孫制置高達恐即以城降乃入江陵釋係囚放戍券軍除其徵賦及法令之繁細者。傳檄鄂歸峽常德澧隨辰沅靖復均房施荆門及諸洞無不降者盡奏官其所降官以兵守峽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善之大宴三日語近臣曰伯顏兵東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甚憂之今東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命右丞廉希憲守江陵促阿里海牙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親附者委之阿里海牙至鄂招潭州守臣李芾不聽乃移兵長沙拔湘陰冬十月至潭爲書射城中以示芾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則屠矣不答乃決隄水部分諸將

以礮攻之破其木堡流矢中胷瘡甚督戰益急奪其
城潭人復作月城以相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
十三年春正月蒂力屈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降諸
將欲屠之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若悉殺
之非上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意也。其屈法生之。復發
倉以食饑者。遣使徇桶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
韶南雄諸郡其守臣皆率其民來迎曰聞丞相體皇
帝好生之德。毋殺虜所過皆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
平。各奉表來降。丞相稱阿里海牙也。泰官其降官皆
如江陵獨宋經略使馬墅守靜江不下。使總管俞全
等招之。皆爲所殺。會宋主以國降。降手詔遣湘山僧
宗勉諭墅。墅復殺之。阿里海牙又爲書以天命地利
人心開墅。許以廣西大都督反覆千餘言。終不聽。因
入朝賀平。宋拜平章政事。使持詔如靜江諭之。十一
月前兵至嚴關墅守關弗納。破其兵。又敗都統馬應
麒於小溶江。遂逼靜江。以水爲固。乃築堰斷大陽小
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破其城。民聞
城破。即縱火焚居室。多赴水死。墅以殘兵突圍走執
之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非潭比。不重刑之。則廣
西諸州不服。因悉坑之。斬墅於市。分遣黨人脫溫不

花徇賓融柳欽橫邕慶還齊榮祖徇鬱林貴廉象脫
隣徇潯溶滕梧皆下之特磨王儂士貴南丹州牧莫
大秀皆奉表求内附奏官其降官如潭州以兵戍靜
江昭賀梧邕融乃還潭既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
全永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咸起兵
舒黃靳相繼亦起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詔命
討之且略地海外阿里海牙既定才喻等至雷州使
八諭瓊州安撫趙與珞降不聽遂自航大海五百里
執與珞裂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八蕃羅
甸蠻以其總管文龍兒入見置宣慰司八蕃羅甸臥
龍羅蕃大龍遏蠻廬蕃小龍石蕃方蕃珙蕃程蕃並
置安撫以鎮之十八年奏請徙省鄂州所定荆南淮
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
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
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二十三年入朝加光
祿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封楚國公謚武定

元兀良合台　雲南

兀良合台速不台子也初事太祖時憲宗爲皇孫尚
幼以合台世爲功臣家請護育之憲宗在潛邸遂分

掌宿衛歲乙巳領兵從定宗征女真國破萬奴於遼東繼從諸王扳都征欽察兀魯思阿孛烈兒諸部丙午又從扳都討孛烈兒乃捏迷思部平之已酉定宗崩扳都與宗室大臣議立憲宗事久未決四月諸王大會定宗皇后問所宜立皆惶惑莫敢對合台對曰此議已先定矣不可復變扳都曰合台言是也議遂定憲宗即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總兵討西南夷烏蠻白蠻鬼蠻諸國以合台總督軍事其鬼蠻即赤禿哥國也癸丑秋大軍自昌旦當嶺入雲南境摩娑二部酋迎降遂至金沙江合台分兵入察罕章益白蠻也所在寨柵以矢攻下之獨阿塔剌所居半空和寨依山枕江牢不可扳使人覘之言當先絕其汲道合台率精銳立砲攻之阿塔剌遣人來拒合台遣其子阿术迎擊之寨兵退走遂并其弟阿叔城俱扳之進師取龍首關翊世祖入大理國城甲寅秋復分兵取附都善闡轉攻合剌章水城屠之合剌章益烏蠻也前矢羅部府大酋高陞集諸部兵拒戰大破之於夷河浪山下遂進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而皆水既險且堅選驍勇以砲擢其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鉦進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爲如是者七

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术潛師躍入亂斫之遂大潰至昆澤擒其國王昃智與餘衆依阻山谷者分命裨將也里掩其右合台護尉掩其左約三日捲而內向及圍合與阿术引善射者二百騎期以三日四面進擊合台陷陣麾戰至乾德哥城合台病委寧事於阿术環城立砲以草填塹衆軍始集阿术已悉所部搏戰於城上城遂破又攻赤禿哥山寨阿术緣嶺而戰遂拔之乘勝擊破魯廝國塔渾城又取忽蘭城魯廝國大懼請降阿伯國有兵四萬不降阿术攻之入其城舉國請降復攻阿魯城山寨進攻阿魯城克之乃捜捕未降者遇赤禿哥軍於合打台山追赴臨崖盡殺之自出師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烏白等蠻三十七部丙辰征白蠻國波麗國阿术生擒其驍將獻俘闕下詔以便宜取道與鉄哥帶兒兵合遂出烏蒙趙瀘江刻禿剌蠻三城邽宋將張都統兵三萬奪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遂通道于嘉定重慶抵合州濟蜀江與鉄哥帶兒會丁巳以雲南平遣使獻捷於朝且請依漢故事以西南夷悉爲郡縣從之授銀印加大元帥鎮大理遂經六盤山至臨洮府與大營合月餘復西征烏蠻九月遣使招降

交趾不報十月進兵壓境其國主陳日煦隔江列象騎步卒甚盛合台分軍爲三隊濟江徹徹從下流先濟大師居中駙馬懷都與阿术在後仍援徹徹方略曰汝軍旣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駙馬隨斷其後汝伺便奪其船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爲我擒師旣登岸即縱與戰徹徹違命蠻雖大敗得駕舟逸去合台怒曰先鋒違我節度軍有常刑徹徹懼飲藥死合台入交趾爲久住計軍令嚴肅秋毫無犯越七日照請內附於是置酒大饗軍士還軍押赤城戊午引兵入宋境其地炎瘴軍士皆病遇敵少却亡軍士四人阿术還戰擒其卒十二人其援復至阿术以三十騎阿馬禿繼以五十騎擊走之時合台亦病將旋師阿术戰馬五十匹夜爲禿剌蠻所掠入告合台曰吾馬盡爲盜掠去將何以行即分軍搜訪知有三寨藏馬山顛阿术親率將士攀崖而上破其諸寨生擒賊酋盡得前後所盜馬千七百匹乃屠押赤城憲宗遣使諭旨明年正月會軍長沙乃率四王騎兵三千蠻僰萬人破橫山寨闢老蒼關徇宋內地宋陳兵六萬以俟遣阿术與四王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盡殺其衆乘勝擊逐踰貴州踩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

二州、直抵潭州城下、潭州出兵二十萬、斷我歸路、合台遣阿术軍其前、而自與四王軍其後、夾擊破之、兵自入敵境、轉鬬千里、未嘗敗北、大小三戰、殺宋兵四十餘萬、擒其將大小三人、其州又遣兵來攻、追至門濠、掩溺殆盡、乃不敢復出壁城下月餘時世祖已渡江、駐鄂州、遣兵二千人來援、且加勞問遂自鄂州之潭黃州與大軍合庚申世祖卽位四月丸良合台至上都後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子阿术

元峻都 浙福

峻都驍勇善戰宋平詔伯顏以宋主入朝、留參政董文炳守臨安、令其自擇可副者、文炳請留峻都、從之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文炳謂峻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至嚴方十日衢婺微連兵來攻峻都戰却之獲童知府等二十二人、復婺州、敗宋將陳路鈐于梅嶺下斬首三千級又復龍游縣、攻衢州衢守備甚嚴峻都親率諸軍鼓譟登城拔之、宋丞相留夢炎降、攻處州、斬首七百級又攻建寧府松溪縣懷安縣皆下之十四年陞福建道宣慰使聽參政塔出節制、塔出令峻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州之富場將行信州守臣來求援曰元帥不來信不可守今邵

武方聚兵觀釁、元帥旦往邵武兵夕至矣、唆都告于衆曰若邵武不下、則腹背受敵、豈獨信不可守乎。乃遣周萬戶等往招降之、唆都趨建寧、遇宋兵于崇安、軍容甚盛、令其子百家奴及楊庭璧等數隊夾擊之范萬戶以三百人伏祝公橋、移剌答以四百人伏北門外、庭璧陷陣深入宋兵敗走伏兵起邀擊之、斬首千餘級、宋丞相文天祥南劒州都督張清合兵將襲建寧、唆都夜設伏敗之、轉戰至南劒、敗張清、奪其城至福州、王積翁以城降、攻興化軍、知軍陳瓚乞降、瓚開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斬首三萬級、餘獲瓚支解、以是至漳州、漳州亦拒守、先遣百家奴徃會塔出留攻漳斬首數千級、知府何清降、攻潮州、知府馬發不降、唆都恐失富塲之期、乃舍而去、十五年至廣州、塔出令還攻潮州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填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二十餘日不能下、唆都令軍衆曰有能先登者拜爵、已仕者增秩、總管兀良哈耳先登、諸將繼之、戰至夕、宋兵潰、潮州平、進參知政事、行省福州、徵入見、帝以江南既定、將有事于海外陛左行省泉州招諭南夷諸國十八年改右丞行省占

城十九年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占城占城迎戰兵號二十萬唆都率敢死士擊之斬首并溺死者五萬餘人又敗之于太浪湖斬首六萬級占城降唆都造木爲城闢田以耕伐烏里越里諸小夷皆下之積穀十五萬以給軍二十一年鎮南王脫歡征交趾詔唆都帥師來會敗交趾兵于清化府奪義安關降其臣彰憲昭顯脫歡會唆都屯天長以就食與大營相距二百餘里俄有旨班師脫歡引兵還唆都不知也交趾使人告之弗信及至大營則空矣交趾遮之于乾滿江唆都戰死

元李恒 廣東

李恒世爲西夏國主太祖經略河西有守兀納剌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而死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主將異之執以獻宗王合撒兒王留養之惟忠生恒恒生有異質王妃撫之猶子也李璮反連海恒從其父棄家入告變璮怒繫恒闔門獄中璮誅得出世祖嘉其功授淄萊路與魯總管至元七年從伐宋襄陽守呂文煥時出拒敵帥范文虎復援之恒率本軍築堡萬山扼城西絕其陸路文煥等又以漁舟渡漢水窺伺軍形恒設伏敗之水路亦絕遂進攻樊城

破襄陽亦降十一年丞相伯顏大會師襄陽進至郢州、宋以舟師截漢水、伯顏由唐港入漢、捨郢而進攻沙洋新城、留恒爲後拒、敗其追兵、至陽羅堡、宋制置夏貴遣其子松來逆戰、恒先陷陣、額中流矢、伯顏止之、恒戰益力、卒射、松殺之、諸軍渡江、恒與宋兵戰自寅至申、夏貴敗走、鄂州漢陽俱下、遂從伯顏東下、十二年春宋將高世傑復窺漢沔、乃遣恒還守鄂州、時豪民聚衆侵江陵省命恒往討之、恒斂兵不動、但諭使出降、得生口十餘萬悉縱爲民、仍禁軍毋得虜掠從右丞阿里海牙至洞庭擒高世傑下岳州進取沙市、扳之宋制置高達以江陵降、留恒鎮守、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未幾徙鎮常德、以扼湖南之衝、俄有詔分三道出師以恒爲左副都元帥從都元帥遜都台出江西九月開府于江州師次建昌縣擒都統熊飛遂圍隆興轉運使劉槃請降恒察其詐密爲之備、槃果以銳兵突至、恒擊敗之、殺獲殆盡、槃乃降、下撫瑞建昌臨江軍中有得宋相文天祥與建昌故吏民書恒焚之、人心乃安、進攻吉州知州周天驥降、遂定贛南安廣東經略徐直奉蠟書納其所部十四郡前江西制置黃萬石亦以邵武降、隆興帥府

誣富民與敵連已誅百三十家恒還審其非罪盡釋之宋丞相陳宜中及其大將張世傑立益王昰於閩中郡縣豪傑爭起兵應之恒遣將破吳浚兵於南豐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恒復遣將敗之世傑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天祥走汀州遣鎮撫孔遵追之取汀州天祥復取汀州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尤急或云天祥墳墓在吉州者若遣兵發之則必下矣恒曰王師討不服耳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分兵援贛自率精兵潛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招討使趙時賞

已下二十餘人降其衆二十萬有旨令與右丞阿里罕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衆議所向皆謂宜趨福建恒曰不可若諸軍俱在福建彼必竄廣東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攻之衆以爲然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乃遁走碉州十五年益王殂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復立衛王昺守廣東諸郡詔以恒爲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之恒進兵取英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運使王道夫遂入廣州世傑等移屯崖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諸將略定梅循諸州凌震等復抵

廣州恒擊敗之皆棄州走赴水死奪其船三百艘擒將吏宋邁以下二百餘人又破其餘軍於茭塘越十六年二月弘範至自漳州直指崖山恒率所部赴張世傑集海艦千餘艘貫以巨索爲柵以自固恒遣斷其汲路其勢日迫諭降不可乃陣於船尾由北面逆行擣其柵索絕世傑猶死戰自朝至晡弘範督南面諸軍合擊大敗之陸秀夫先沉妻子于海乃抱衛王赴海死從死者十餘萬人獲其金璽後宮及文武之臣其大將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焚溺之餘尚餘八百餘艘是日黑氣如霧有乘舟南遁者恒以爲衛王追至高化詢之降人始知衛王已死遁者乃世傑也世傑繼亦溺死於海陵港嶺海悉平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

左編

將類　鄭夷

魏牽招　東夷

魏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九突騎紹舍人

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曹操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曹操、操領冀州辟爲從事、操將討袁譚、而柳城烏桓欲出騎助譚、操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遣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眞單于、遠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遠錯、天子命曹公伐之、當白天子、更假眞單于是也、遠東下鄙、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遠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彊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乂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囂、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

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勑教、便辭遠東之使、罷所嚴騎、操減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九、至柳城拜、護烏九校尉還鄴、遠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親之悲感、設祭頭下、曹操義之舉爲茂才拜、校尉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曹丕踐祚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雁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既敎民戰陣。又表復烏桓五百餘家。租調使備安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贍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搆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敕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九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鎭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

大材老識

蔣臣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
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
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
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源開渠注水城內民
賴其益明帝即位賜爵關內矦太和二年護烏丸校
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
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治招以爲
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
稱陳形勢云當西赴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
檄到豫軍踴躍又遣一通於虜蹊要虜即恐怖種類

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
平川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相諸葛亮
師出而比能控弦十餘萬騎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
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岐山果遣使
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
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
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
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容辦可使守新興

雁門二牙門出屯陘北外以鎮撫內令屯田儲畜資
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

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

趙李牧 北夷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

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

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于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漢衛青霍去病

衛青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家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長君孺次少兒次衛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冒姓爲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大僕公孫賀爲輕

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大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元朔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公孫賀等出朔方、李息等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酕、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

將帥不可無此心

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王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悉封其麾下公孫敖得十人皆爲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是歲也大將軍姊少兒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中郎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久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

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欲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漂陽侯是歲元狩四年也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廣爲前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

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遶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

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既皆還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皆封列侯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及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山此上益重愛之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三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以爲將者十四人最驃騎

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隋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性通敏畧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楊堅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羣又多奇畧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克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雕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雕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一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强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

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强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參克外使，向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奸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强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

霤，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爲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賚幣賜奚霤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

圖乃懼廻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於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討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衞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强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說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衞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

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克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晟、晟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疾劇、遣晟往弔、仍賚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蒞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會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于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于者、處羅疾之子、素有誠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于遣使隨晟來逆女、以染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

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鈔畧染干
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
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其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
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
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
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
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
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
無寃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
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

燃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
若賊少舉二烽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
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
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
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
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
照數百里天狗賁兩血三日流星墜其營中有聲如
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干爲啓
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
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

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內、猶被雍閭鈔、畧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至西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樓壍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監大亂、爲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內携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

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土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遣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

登城樓望見積壯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兩足下垂
被地謹驗其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將滅
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
送染干壯伐二年軍次壯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
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
染干分遣使者往壯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
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違
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
于磧石烹畢入朝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
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

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霤室
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
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
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
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陰御路以表至敬之心
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
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骨豈敢有辭特以邊人
不知法耳遂援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
爭放効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
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

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圍雁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謚曰獻

唐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遣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字稷等歎駭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爲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拔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退其意恐邊患必甚于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

絕而惡不得萌固當恥含容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并凉爪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并凉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必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以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清海吐渾窓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侯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人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徑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受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凉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報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爲凉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

唐人遣鎮與吐蕃等今人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徑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受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凉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報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爲凉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

後圍之而帳衆遣將其智心遠事如此

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其州刺史李漢通關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膚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制詰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婆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豹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徙部落置朔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畧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

此謀亦難破

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惟官資難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賕二公請留不行請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既得復仇部落更存闕啜然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賫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

夷狄不可倚以立功

相翦屠士畜疲癘財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勢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道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豈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者欲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功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俀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酋十姓之亂請元慶爲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没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俀子僕羅并扱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它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絶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册可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馬於扱汗那往虔瓘已

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扳汗那挾忿侵擾南道。吐蕃將俊子以擾四鎮。目虔瓘往至扳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俊子爲敝。況今北有沙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扳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者哉。疏奏不省。楚客等既受闕啜之賂。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李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奭爲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其凉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娑臘知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擬換焉耆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闕啜。殺嘉賓。又殺李守素於僻城。牛師奭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遣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闕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務面哭送者。旌節下玉

不知止

門闕、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讙迎、都督嗟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吏部尚書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日、乃休、進封代國公、隨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慍、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廳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惟元振云、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